

生ニ其候ヲ告ゲ、又越前ニ下向シテ、吐藥ヲ試タリ、本邦ニテ、上古ハ知ラズ、吐流ハ、此良筑翁ヨリ創タリ、一代ノ内ニ一人モ藥ヲ乞モノ無ク、絶タルコト、兩度アリト、サレドモ泰然トシテ、吐ヲ以テ名醫ト呼レル事、其人物ヲ思フベシ、

〔先哲醫話〕田中適所

本朝八十九年前、越前有與村良筑者、始闢吐方、而其門人永富鳳介著吐方考、萩野元凱著吐方編、田中信藏著醫事談、皆紹述師說、所裨補不爲鮮矣、

〔漫遊雜記〕下余鳳介永富生於長門之西鄙、略○中年甫十一、東遊於京師、略○年十七、奉家君之命、西歸於

赤關、性狂狷、不爲鄉曲容、去再遊於萩府、復學于周南先生、益有厭醫心、及歸、開講肆講六經、有同僚安達某者、歸自京師、見余謂曰、子醫生而講儒業、無乃害於名分乎、余曰、余修醫方之書五年、徧參攻時師、知其無益於人之性命、故將厭棄之、某者笑曰、子徒知無益於人之醫、未知有益於人之醫也、余曰、有益於人之醫爲誰、曰、有香川秀庵、山脇東洋者、皆在於輦轂之下、開門待四方之士久矣、子盍一見諸、余於是再東入於京師、有同僚栗山文仲者、先在於東洋先生之門下、引余見先生、先生容貌雄偉、神采射人、睨余謂曰、漢唐以下數千年、中華無寧謐之日、割據試舉、可以逞豪傑之爪牙、誰拘拘乎爲方技之徒、宜哉、其無離倫之才、幸有長沙氏之書、雖其人不可知、周漢之遺術備存焉、和華古今之醫、莫有知其條理而施之術者、生民死于養榮益氣之說、非一日也、吾子豈冠漢高洩溺之餘、快於心乎、寧佐吾志、關二千年來之沈滯乎、唯子之所擇也、夫子貢貨殖、子路負米、何必講書授句、而後爲士乎、學道志也、行醫業也、何相妨之有、其言未畢、余舌舉不下、汗流浹背、生涯之趣向始定焉、乃留學其塾中一年、與聞其道、傍視先生之決死生、摧沈痼、大異平昔之所學、以爲古醫道之妙至矣、盡矣、天下無不可治之病、其明年西歸於赤關、又遊於浪華、鄉曲之人來乞治者日數十人、待之以所聞於先生汗下之方、巴豆甘遂、輕粉烏頭、無所不至、或忽治忽發、或初快後危、或長服無益於病、或經久發其害、於是乎始知爲醫有開闔離合之